

#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新編 第三回 迂監生赴省求名 老學究臨場做夢

卻說先生被師母喚回家中去，原來是因鄉試盤費不敷，托妻子至岳家商借二三十元，岳父勞伯通已被女婿纏怕了，說：「女兒應該勸勸女婿，一連下了八九回場，至今未中，尚不知死心塌地還要去討苦吃，況女婿年已四十，卻使中得來放主考放學差亦來不及，我不想好處，女兒可回覆他，我之家私係將血汗換來的，不願以辛苦有用之錢白丟在錢塘江裡。」勞氏道：「女兒何嘗不勸過他，他總不聽，女兒無奈，只得回家走一回。」

伯通說：「你不要理他，竟可直接回報。」

勞氏回家不敢明說，又因前日與丈夫爭鬧過，恐丈夫又怪他無口才，只得說岳父說連年田地收成有限，並無餘錢，只送卷資八元聊以表意。先生無奈，當夜躊躇了一夜，次日進館與隱仁商借，隱仁以先生鄉試是一件要緊事，遂慨借了五十元。先生以十元安家，自己帶了四十元又欲與隱仁同舟，無非要想隱仁資助的意思。隱仁要舒服不願同舟。說：「天氣炎熱。船中人多不便，我去不去尚未定。」先生無法只得與一個朋友搭船，此朋友姓鄭名芝苾，亦係廩生，曾中副舉，家道中中，待人從無欺騙。這邊隱仁辭了先生因稟明運使公要去下場。運使公喜甚，便收拾了無數路菜，又令趙姨娘從銀櫃內取出英洋三百元交與隱仁吩咐道：「我嘗聽得人說浙江考舉人是要關節的，你若通關節，或買薦或買連號，或買先膳，或買二三場經文策問，我有的是錢，你要用可打電報來，我即從標號匯付。」隱仁一一答應。

次早即著家人至碼頭船行中僱了一隻開窗起稍的大船。

即前所說「頭亭船」，船戶許開福知是運使大人少爺，今捐了監生，人人稱他為老爺，不敢怠慢，即令船妓小心服侍。此船有妓女二人：一名愛珠。一名素金，年皆十八九。看官知道：大凡妓女，眼界闊大，心地十有九明白，以其往來江湖，凡有大官巨賈眼皆看慣，當下隱仁上船，就知他是個玉裡金裝不慣吃苦的公子，及至晚間吃飯後又見隱仁開盤吃煙，素金即與他上煙，隱仁說：「我吃慣寶塔煙。若小口不能過隱。」素金勉強打了一口，隱仁猶說太小。吃完後覺煙槍發熱。又換過一金鑲的蔗槍，素金又代他打了一口，不意此槍係開斗煙多不能受，登時脫口。

素金為其裝上又換了一枝牙槍，吃了一口又換，一連換了十數槍方說夠了。素金便問：「一日吃幾兩煙？」隱仁便說：「二兩。」

素金又問：「將來人場帶去麼？」隱仁說：「怎麼不帶？」素金道：「老爺煙癮如此之大，只能終日吃煙，場中又無人打煙，又要自己燒煙，燒了又吃，吃了又燒，哪有工夫做文章？」隱仁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」原來隱仁未曾下過場，其實心中害怕。

不數日到了杭州，即著家人尋了挑夫，將行李搬至運使河下。此處離學台衙門甚近，以便考遺，家人先將寓處找定，付了定洋，隱仁便乘轎進寓，不等被鋪打開，即令家人就便榻上，開燈過癮。次日稍停一日，第三日以後懶於行動。在牀上足足燒了四五兩咽膏。至第四日下午不得已著家人李升至辦考門斗處探問孔師爺任在何處，原來孔先生是本科二等生員，不考遺，一逕住在登雲橋，離運使河下卻有五六里之遙。第五日隱仁便坐飛轎去訪先生，誰知住在登雲河橋下一小戶人家，住屋並無內外進，原為省錢起見只租得一臥房。不但無內外進，並寫字案桌亦不能設，當下隱仁訪著先生，見無坐處，便將先生邀至一茶館小敘，先生一面謙恭，一面坐下，便向隱仁說：「此次正副兩主考聞得兩人均皆講究洋務，不要又似前科取中那一等荒唐文章，我們卻不會做，奈何？」隱仁道：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難道浙江一百零四名額數，中式者皆講究洋務之人，我卻不信。」先生道：「洋務不洋務我不管，他只要依著理法做去，做得流行自在快是快爽文章。中也好，不中也好，於理法二字不差失分毫，即以心問心亦對得住」。隱仁道：「如今中舉人大半要通關節的，若不通關節，恐明珠投暗，雖金陳復生，劉熊再世亦不能中。」先生搖頭不信，指著隱仁笑道：「隱仁兄，休怪我大言不慚了，我下了九次場，足足薦了七次，何嘗通過關節，今又第十次，看我顯顯本事。」隱仁聽了似乎半信半疑。兩個談了多時，門外轎夫等不住，家人只得進來請老爺上轎，隱仁一面出店，家人將帶來荷包內英洋撈了一元付了店家，找了數百文安在轎下，隱仁辭了先生上了轎，一路如飛而去。回到寓中，早已上燈時候，吃晚飯後過足了癮，又將文章朗讀了幾遍準備去考遺才。

這邊先生自隱仁去後回到寓處，懶得自己煮飯，便踱到飯店胡亂用了幾口。因日間聽得隱仁說考舉人須通關節，仔細想想卻有道理，又自想：「若真個如此，我們寒士自己妻子尚養不過來，哪有人人皆通關節，內中豈沒有寒儒麼？隱仁之言，大概是賣弄自己有錢，故意驚嚇我胡思亂想。」獨自一人坐在燈前，卻不禁自言自語起來。不料隔壁有一老人以織網挑花為業，素患虛嗽，夜間不能安眠，聽了多時，起來從板縫中望，望見一人面前攤一本書卻又不讀，但見低頭閉目，似乎有心事一般，知是考客。暗想：「世間最苦的是讀書人過考，平時不知吃了多少辛苦，臨場又不知耽了幾多心思，中了猶值得，若不中則誤用聰明，至死不悟，可惜！可惜！此等看不破的，據一省而論，亦足足有數萬人，若以此數萬人之心思用在別處，雖天下極至萬難不能辦之事，亦無不成。我從前在外國營生，用西人製造機器，亦算肯用心思，卻未見用了心思白白糟蹋，用了心思後必有一種作為，造出一個機器的來一家吃著不盡。不像中國讀書人，用了一世心思從不見成了一事，造了一器，三更半夜又要進場，尚然如是之吃苦，可見心思是白白用錯的。」一面想一面叫道：「考先生為何不睡？」豈知這先生正在做夢。夢見出榜已中了第十名亞魁。前次同來之鄭芝苾正與他賀喜。先生正不服通關節之說，夢中喊道：「如何我不通關節依然中了？」正在高興卻被老人叫醒，嚇得一身冷汗，只得答道：「我亦要睡了。」

說罷和衣倒下。窗外已隱隱透了亮光，不覺仍入夢境，夢見自己仍中在第十名。復自己想想：「我不要仍在夢中，此回須要看得明白，方好與隱仁辯駁辯駁。」心中喜極不禁狂叫。其時房東早已吃過午飯，聽先生夢中叫喊，棄進房來將先生搖了兩搖叫道：「先生醒醒，先生醒醒，青天白日，尚要做夢耶。」先生開眼一看，亦覺羞慚，遂和衣起來。隱仁著人來請，說家中有信來，先生亦有一封家信附寄在內。先生聽說有信，不吃飯便一逕跑到隱仁寓處，隱仁正在罵兒子不學好，欲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